運筆問答

桃井安貞

醫事荅問

医事答問

奥州　桃井安貞著述

安貞問古医事於東洞先生蓋扁鵲仲景之医事周漢以降唐宋元明二千歳余雖英雄豪傑満天下未聞為秦張之医事者至千金外臺以下之方書多於後世無通金匱傷寒論者至于今先生始通其書以古之方與今之病者屢有験萬病無不愈建殊録具論治也先生何以知此方乎先生曰吾自幼時読五経以知聖道唯人事専耳矣而后読素難素難知非聖人之書曰先生何以知素難非聖人之書乎曰五経各人事也聖人不能人事者不載之五経也素難五臓六腑之臆見陰陽五行之空論皆不能人事者也聖人之書未嘗見如是之臆見故知素難非聖人之書吾亦舎之抑金匱傷寒論古而真者也是故吾信而読焉

然其有王叔和之撰入學者不可不知焉先生何以知其撰入乎曰吾讀金匱傷寒論以陰陽五行之空論五臓六腑之臆見或萬病之虚名如是之類不能人事者也皆舎焉骨節疼痛無汗而喘心下痞鞕胸脇苦滿上衝拘攣悪寒煩渇大便不通腹脹滿之類當行人事者也各取焉取舎及是也而后方證正明萬病無不愈故言聖道者唯人事焉耳曰然則五経通金匱傷寒論之本與曰五経不學墻面蒞事惟煩小子思諸

安貞按唐宋元明諸名家各讀金匱傷寒論以無取舎而爲医故萬病不愈矣先生多讀讀闕疑取其餘多見闕殆行其医事之至要得於其中聖人不言之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也

安負問主治先生曰主治医家之大要學者不可審焉吾雖録方極類聚方醫則事也有志于医者方與證自試可也假令者病者心下痞鞕胸脇苦満與之小柴胡湯而其症解則苦満痞鞕之證是也若不解則當知非若満痞鞕證矣頭痛発熱無汗喘身体痛疼者與之广黄湯而喘促止則广黄湯之證是也渇而欲飲水數升者與之白虎湯而渇止則白虎湯之證是也余方皆知如此也知犯何逆随證治之則萬病無不愈矣夫吾道者爲萬病唯一毒也曰何謂乎曰病者自六十余州来吾一診以與藥萬病終全愈矣故言医之學也唯方焉耳吾生而非知之者敏好古求之者也曰聖人不言之哉温故知新可以爲師矣亦曰博古知今其之謂與

安貞問藥品先生曰藥品治病之本學者不可不撰其草烏頭勝
唐附子矣竹節人蔘治心下痞鞕勝朝鮮人蔘和芍藥勝唐芍
藥矣唐蒼朮勝唐白朮矣吾嘗選古医茱品其所取値至三四
倍而所舍亦値減其半也是以知天下之医從吾道可謂幸甚
安貞問藥煎法先生曰吾未知其小柴胡湯煎法曰以水一斗
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日三服何故癸乎一日深工
來請治乃與此方聽其煎法大歎吾向其故曰深草水煎以取
其半去滓再煎而用之則其色甚好亦又不然則其色遂浅知
古人之煎法亦如是安貞意者先生能好問聖人不言乎舜其
大知歟舜好問則又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書曰好問則裕也
自用則小也安貞問分量先生曰分量治病之第一不可不知

乎半両銭今猶幸存雖二千歳之下可徴而其重六七分也按古必有一銭既経二千歳而如此耳其銘記一銭當半両則今之二銭必古之一両也其半両銭之重今有一銭者疑者非古銭也

病者自六十余州来請止於京師而服薬也先生曰吾一診以処方終知百病全愈矣乃與之薬或記方名以授之諭歸其國而服此薬百病無不愈矣又有請灸治者先生曰可其可也唯按病毒之所凝灸之可艾葉之重一銭可也必有験

安身問學先生曰學習医之本不可不學乎非聖人之書必莫讀乎吾自幼時好而讀五経之書五経乃聖人之書也信而讀之通其義以解金匱傷寒論能知治萬病矣 今之學者讀後世

之雜書以蔽學是非古學必不可從之非聖人之書則必莫讀
乎安貞梅前漢書孝經論語詩經書經及爾雅古之學如此先
生之學乃是歟
安貞問詩歌先生曰唐以上之詩巧言似美而不美虛言可觀
乎古詩不發不巧言唯言實事故句々不美是有志古于者當
知乎假令學詩者雖得唐以下之工処是非聖人之學所謂後
世唐以下之學也何足貴之哉和歌又發古今集以下之歌又甚
巧也巧者非實事也萬葉集不巧以古也故句々不美々々者
皆以實事々々者吾所貴也
安貞問儒先生曰儒君天下臨而治萬民之業乃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道今時不發唯讀書以蔽業自失其職聖道終衰無

無爲政而治人之業是古非也然其吾医也非其職而言之則
非禮也故欲使瀧氏喩之而與書曰医事漢代以来大衰非古
之医事吾日患焉儒家其如何瀧氏不能喩之而終死矣
先生曰習医事於碁師碁師曰碁不欲勝於人復不欲負於人
而上工在於其中矣此語通吾医事而論之碁勝負乃人之先
生也医亦又不拘於生而上工在於其中矣扁鵲其人也故曰
越人非能死人生自是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安負按先
生能不耻下問者歟
安負曰先生之医事勝扁鵲於仲景矣或曰何以言之曰世医
所謂癩疾瘡毒及男女諸病世医不能治者先生之医事皆治焉
泰張未謂此治法也天下之病者自六十余州必来觀證治是

世之所知也大哉先生之医事勝於仲景扁鵲矣然實非勝於扁鵲仲景者先生數十年歴試扁鵲仲景之医事而得其妙而已矣聖人不言乎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何勝於二代哉

先生曰吾年七十有二門從已滿天下而無得吾道者日以患尋安貞答曰扁鵲仲景之医事絶於天下久矣千金外臺以下之方書無通金匱傷寒論者二千歳以来未嘗聞有誦其書得其用者至于今先生始通其書也然則先生二千歳以来之一人也何得若先生之人哉若得之則何以謂千古之一人哉子曰有顔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聖門三千如雲或十哲或七十二弟子學者多矣而聖人之言如是今

亦先生之言如是先生默々而不答乎
先生曰某侯謂爲則曰吾君某卿有難治之証也某醫與爲則
相共圖之爲則曰東武諸医多矣未嘗聞知古医者何相共圖
之哉諸医聞此言默而坐侯謂爲則曰如何其然哉曰盖疑而
不信耳今試舉東武男女諸医不能治者百人撰之其年五十
人使諸医治之其年五十人使爲則治之而后以其驗多者爲
證則何有復疑哉侯其圖之侯曰諾
某侯謂先生曰吾欲治國謂唯尚書而已先生喜曰惟命哉海
内從吾医事過半也政事亦得此侯則吾幸何過焉逝亦問佛
法治國家奈之何曰不可也盖釈迦出於父母家入於山在下
茲有年而后道成矣一心唯治其獨耳未聞其能治天下國家

矣釈門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何以得治天下國家治天
下國家必有法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則不定矣釈門若
謂知男女之道則隱見非實事大哉矣治天下之道堯試舜以
二女妻之何則小人與婦女治之難矣故妻之二女以知其人
而后讓天下決矣聖人誠人以男女之道庚能思諸
某庚雖求尚書之講於諸儒有所疑故請講先生先生曰不知
某曰然則遺乎曰違矣曰何以違乎吾非知之者庚讀易與曰
然曰周易孔子曰言不盡心由之觀之則何須講哉庚曰唯
徂徠先生曰唯毒毒人東洞先生曰徂徠先生不知醫事而有
此言也唯今毒毒則其害奈之何吾讀河豚臭曰毒毒於毒不
毒千人徂徠先生古今博學然未知其不為不知此言何誤哉

班古又発其語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班古不知医事而有此言如何安負擯後世可畏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其斯之謂與某僧来先生幸問生死也其答甚詳也而僧曰吾病既久矣請治焉先生診之曰大承気湯之證也服之則必有下利曰吾病既久矣下利則其危如何曰吾道古之方也病證與方薬相對無違僧何疑之乎意者僧未明生死未明生死者何與之薬不果與僧又自退

先生曰吾道萬病唯一毒一僧在坐曰佛法又発先生曰莫妄言曰吾妄言非曰僧不知医事是故来而請治何以為一耶僧將三拜矣先生止之曰吾未知三拜之義以不知者對人非礼矣僧曰吾亦戴過矣先生曰可謂直矣

先生間坐安貞侍坐問醫事之至要先生答以範學一則安貞雖不敏請事此語矣書曰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此謂是與

某兩矦之侍醫年七十有余請入于先生之門而學古醫也先生曰汝已老矦學之何用其一医曰吾君既薨吾若死之日君必問古医於地下吾不學之亦咎也吾讀先生之著述若干以知後世医之非非一生之過過其可改也故請學焉先生曰善矣乃許之

鹽田彥七妻病也安貞門人與之大青龍湯及瀉心湯經十八九日病甚至危使安貞視之則喘渴之證悉見矣是方證相對無違乃與之瀉心湯及大青龍湯本方也广黄六兩生姜三兩

杏仁四十ヶ桂二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石膏鷄子之大右七味水煎以飲之而猶日夜待死漸八九日經諸症皆退十有余日而全愈安負待之先生之側先生曰吾亦一夜使病者盡石膏黄連甘草湯百有五錢也門人相傳皆聞此言也

安負妻三十八五月半産振震戰栗氣息將絶其症心下痞鞕胸脇苦滿心煩是小柴胡湯及瀉心湯之證悉具矣貞按此症綿々难解者也病勢又不緩既小柴胡湯本方與之也柴胡半夏各半斤黄芩人蔘甘草生姜各三兩大棗十二枚右七味水煎以飲之而吐瀉頻如大下紫血數升而戰栗頓止數日全愈盖常経水不利下紫血數升告之先生曰其善此後経水每月克利

先生曰有毒者染疫無毒者不染疫也和泉屋某自辛卯六月
病世医所謂労症也其症心下痞鞕胸脇苦満心煩不能夜眠
諸治無効矣招負視之乃小柴胡及瀉心湯飲之時以紫円攻
之攻之凡二年矣毒盡全愈安永二年癸巳天下悉疫矣此者
獨不染則毒全盡故也畢如先生所言
世医専言多発汗則亡陽是妄言也不可信矣夏日炎天農民
耕耘以盡其力自朝至暮発汗如流水積日累月未見亡陽者
況復荷駕舁来者終年発汗而無亡陽者矣安負言之先生之
側
病者問先生曰吾病主何臓腑乎先生曰吾未見其臓腑云者
辈先生又問其人曰汝目見美色則美色也汝口食美味則美

味也皆是所出汝身也汝知其故矣不知乎曰不知曰自不知之則他何可知之哉死生亦然誰能知其故聖人不言之乎曰死生在命亦曰死生命也實是死生臟腑之論非人之所知乎

右三十六章東洞吉益先生之言

安貞述之若僭則天必罰乎

醫事答問 終

陸集之以追覓奐怨眠